

四月读书日那一周, 我受澳门文化局之邀, 去做了两场文学讲座。一场与《西游记》有关, 一场与创意写作有关。这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去澳门的生活区走走, 不像纯粹的工作差旅, 与当地的生活总是隔一层。四月底天气渐热, 时不时还有阴雨。但清晨是舒适的。我住在关闸东方明珠附近, 靠近澳门最北面, 酒店的落地窗足以眺望珠海。居民区附近有许多餐厅和公交车站, 清晨时分, 就有人打羽毛球锻炼身体, 虽然屋宇高且老旧, 却很很有生活气息。有几个傍晚, 我还在居民区中找到了美发店洗头。

寻找大圣园

张怡微

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做讲座那天, 有读者提醒我, 澳门有和孙悟空有关的大圣园, 希望我有时间去走一走。我见过在宜宾、宜兰、南平的大圣庙, 确实不知道澳门也有拜齐天大圣的文化。于是隔日清早, 我从热闹的东方明珠街向着白鸽巢公园附近徒步进发, 试图找到那个导航上没有标注的大圣园。这一路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节外生枝”的部分, 打野眼总是最愉快的旅游。我从友谊桥大马路出发, 沿着漫长的马场海边马路走到了罅些喇堤督大马路, 沿路经过了一座莲峰庙, 邻旁是澳门林

则徐纪念馆。莲峰庙始建于明朝, 主要供奉天后娘娘, 是澳门三大古庙之一, 又名关帝庙、慈护宫, 后因枕落莲峰山而得名。它建于1592年, 很巧的是, 1592年也是金陵世德堂本《西游记》上市的那一年, 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莲峰庙前空地是林则徐的全身石像, 以纪念这位钦差大臣曾令澳葡当局禁烟的事迹。据记载, 1839年9月3日那天, 林则徐与两广总督巡视澳门, 清晨入关, 一行人驻扎在莲峰庙正殿, 接见澳葡理事官, 后又向天后、关帝神殿进香, 随后巡视了澳门街道, 进入城区, 经过著名的大三巴牌坊、关前街等。巡澳前后6个小时, 影响甚大。于是在150周年时, 莲峰庙前竖起林则徐纪念馆。

我会想进去看一看, 出自隐微的缘由。几年前曾有一位文学院院长, 早年曾负责缉毒工作, 他很热情地与我聊天, 突然说, “小张啊, 明年是虎门销烟180周年, 你记得关心一下。”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我也不知道要如何关心, 又从何处开始关心。后来, 我去广州做新书活动时, 特地和朋友到距离广州市区几小时的南沙看了一眼, 在虎门附近吃了一顿海鲜。当然对于地理



场景和历史想象, 建立了更为感性的认识。如果不是那偶然的一句话, 我也许不会有那样一段行程。今年在澳门, 也不会走进莲峰庙, 走进正在修缮的林则徐纪念馆, 小转了一个小时。

出莲峰庙, 会走过一整条殡仪馆街, 分别属于镜湖医院慈善会和天主教越园。一直走到白鸽巢公园附近的麻子街, 停留了约四十分, 不断问路, 却好像没人认识“大圣园”。麻子街巷弄十分错综, 往北有家冷巷、墨累巷, 往东有红雀围、鸠里、海蛤里、珊瑚里。我在沙梨头斜巷盘旋很久, 鬼打墙地询问, 特别像小说情节, 大圣园应该就在那里, 但怎么走都走不到。我在居民区的一条小径走过去, 走过来, 走过去时还有沿街商户的工人在做焊接, 他焊接完了准备收工时, 我还没有找到路, 浑身已经热得汗透。在平面无法寻找到的目标, 我猜想在空间中也许会有可能, 于是就找向上登攀的阶梯。最终在麻子街洞穴巷偏巷看到了它。在它的隔壁偏向, 还有一组众神园, 包括土地、达摩、财神等等。与大圣园连在一起的, 则是五圣的形象和关帝。大圣像边的山石上, 则刻有鸟巢禅师送孙悟空的《心经》。

齐天大圣信俗历史悠久, 福建民间自古就有“山尊大圣、海祭妈祖”的习俗。它降妖伏魔的力量, 是民众喜爱它、愿与它生活在一起的缘由。小说的力量自不必说, “白猿”故事经由《补江总白猿传》《陈巡检梅岭失妻记》衍化, 出现了“齐天大圣”的称号, 世德堂本《西游记》一到七回是“齐天大圣传”。此番踏破铁鞋去寻找大圣之旅虽然十分辛苦, 却留下难忘的印象。希望下一次去时, 能做到慧眼识途。

前不久,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的美女编辑方铁寄来一本书:《海上童心:上海儿童文学作家群像》。此书由中国福利会出版社出版于2021年11月, 收集了好些儿童文学前辈的故事, 还有后来居上的青年作家故事, 读起来特别开心, 因为其中大部分我都熟悉, 就好像在和他们对话一般。忽然, 我的目光停留在“圣野”这个名字上了, 他生于1922年, 100岁的时候还在写儿歌。

1978年10月, 父亲丁景唐出席在庐山召开的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物座谈会, 他回沪后兴奋地告诉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学龄前儿童广播“小喇叭”节目就要恢复啦! 生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谁不知道“小喇叭”啊? 这时, 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油然而起, 父亲提议, “我们一起写一首儿歌吧!” “好啊, 好啊!” “写完后, 寄给谁?” 我问。 “《小朋友》的周大康啊。” “周大康是谁?” “就是圣野呀!” 我想起了曾在儿童读物上看到过许多圣野的作品, 还看到他写的

所谓黑暗料理, 是将本不关联的食物, 组合配对, 烹煮出超乎寻常的饭菜, 其中比喻大于写实。

今日妥妥地整出黑暗料理:炭烧鲍鱼。事情是这样的, 鲍鱼熬汁, 来份鲍汁扣饭, 当是上选, 只是其配料繁复, 烹煮冗长。故而决定来个简便之法:红烧。

鲍鱼系出名门, 颇有当家青衣的做派, 唱腔之外, 须要配搭些鼓乐生净的热闹戏, 如此才能完成一台戏的表演。红烧的百搭, 是红烧肉。以红烧肉的油润, 煨出鲍鱼的美味, 于是, 故事就此展开。

红烧肉, 本是熟练, 做过多次, 并无失手。红烧肉上色有两种, 或老抽, 或熬糖色, 今日以温油熬煮冰糖, 上色完美。以厚底锅小火慢炖, 故而锅中并未加水。如此, 烧出的红烧肉, 不取糯滑之感, 要的是紧致的口感。

红烧肉烧至七八成, 加入清洗干净、花刀处理过的鲍鱼。鲍鱼好熟, 盖着锅盖文火烧制。叮空读了几页书, 不想再启锅盖,

《欢迎小雨点》《雷公公和啄木鸟》《不睡觉的火车头》等。我们写的《“小喇叭”又响啦!》很快在《小朋友》1979年第4期上发表了。不久, 我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去参加座谈会, 在会上, 我第一次见到圣野先生, 他穿着非常朴素, 脸上带着笑容, 朗读我们的作品时, 声音

《海上童心》里的圣野

丁言昭

是那么柔美、纯真, 根本不像一位年过半百的人, 每一个字如同从一个学龄前的儿童口中流出来, 我被迷住了, 连鼓掌都差点忘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正在准备写《中国木偶史》, 钻到古书堆里, 向一些研究古典文学史的前辈请教, 还到图书馆去寻找很多报纸杂志, 好像从大海里捞针似的寻觅关于木偶皮影的有关资料。找着找着, 写着写着, 我想起还缺少一些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少年儿童木偶的活动情况, 找谁呢? 对, 找圣野老师, 为什么呢? 那时, 他曾任《中国儿童时报》的义务编辑、《天行

报》“原野诗辑”主编, 说不定他手边还保留着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的《新少年报》呢? 我立刻打电话与他联系, 果然他留有这份报纸, 太好了! 圣野的家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远, 我七拐八拐终于来到他家, 进得



门来, 只见桌上已安放着一沓旧报, 是《新少年报》。我坐下来, 小心翼翼地翻着这些已有发脆的旧报, 终于我发现了几则小文章, 拿出笔想抄下来, 一看时间已晚, 圣野看我在犹豫, 便说:“走, 我陪你到马路对面去复印吧?”我感激地点点头。到了那小店, 老板与他很熟, 不一会儿, 任务就完成了, 我要付费, 圣野老师不允许, 说他会和他们总结账的, 我只得作罢。回去时, 我说:“送你回家吧。”“不要, 不要, 过马路就是。你看, 你回去的车站就在这里。”他回头看看, 说:“车来了, 你快上车。”圣野老师看我上车后, 自己一个人慢慢地过马路, 我望着他背影, 心里的感动无法言说……《海上童心》可以写好多这样的小文章, 以后慢慢写吧!

黑暗料理

贾妍

红烧肉色黑如炭。尝了尝, 味道还行, 原本这黑色并非烧肉的焦糊, 而是糖色在油煎的变化, 是焦糖的口感。

有些人长得丑而帅, 比如法国球星姆巴佩, 有

些菜无颜值有口感, 比如臭豆腐。女儿对姆巴佩的丑帅不甚认可, 对今日此菜颇是认可, 说好吃。我说:今日做了道黑暗料理, 其答曰:你说的是颜色吧。然后, 命名此菜:炭烧

鲍鱼, 倒也应景妥帖。不过话说回来, 将鲍鱼单独摆盘, 那颜值依然在线。然后, 想起近日在读霍金所著《十问:霍金沉思录》, 今日恰好读到霍金的黑洞理论, 黑洞温度与黑洞辐射皆以霍金的名字命名, 也是霍金的骄傲。炭烧鲍鱼, 这是一个煮妇笨拙地读后作业吗?



荷塘翠鸟 (前纸)

奚小琴作

对我这种天生笨拙、缺乏乐趣、协调性还极差的人来说, 最大的噩梦莫过于在众目睽睽之下尬舞。但广场舞绝对是个例外。在我看来, 广场舞是世界上最友好、最包容、最具自由精神的舞蹈。它毫无门槛、自愿参与、不用充卡, 还免费教学, 对年龄、性别、身材、基本功、经济状况没有任何要求; 男女老幼、人多人少都能跳; 认识的不认识的, 随时随地, 音乐一起:“来,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 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 舞蹈是一种原始生存本能, 帮人们表达情绪, 建立人际沟通和联系。和独舞不一样, 集体跳舞会让大脑分泌轻松愉悦平和的内啡肽, 让我们愿意认可自己, 并积极看待周遭。

寂静的迪斯科

曲玉萍

“去爱吧, 就像从没受过伤害; 起舞吧, 就像无人正在观看”, 虽说爱跳广场舞的早就达到了这种无我境界, 可惜即使无所谓别人看不看, 它制造的声音却在很多地方引起了公愤。这不正是广场舞的尴尬, 酒吧、餐馆、迪厅、俱乐部、音乐会、街舞、球赛都有这个问题, 一旦人多, 高兴, 身心释放, 声浪便上去了。近来, 世界各地流行起了“寂静蹦迪”, 也叫“无声劲舞”, 把震耳欲聋的音响外放, 换成了无线调频耳机。我这几天就连续接到派对邀请, 到布里斯托博物馆和赛文河畔, 跳舞的人群嗨到不行, 周围人却该干嘛干嘛, 啥也听不见, 一点

也不受影响。

这个当红时尚新玩法, 其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被世界上最大的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所采用。当时正值深夜, 露天舞会的演唱早已结束, 也过了法律允许制造分贝的时段, 观众们却意犹未尽不愿睡去, 他们一半人想继续热舞, 另一半则急着想通过大屏幕看世界杯。怎么办? 主办方想了个好主意, 让大家用自己的耳机和便携设备, 分别连接现场电台和主舞台旁边的大屏幕, 这样舞蹈跳, 球照看, 彼此互不干扰, 还会被周围小镇居民投诉。

集体跳舞正被各国的医生所提倡, 被认为是保持健康、改善心理和增加预期寿命的好方法, 不但帮助人与人之间建立亲密联系, 还能促进社区互动。而声学专家们正在努力, 用定向技术实现声音分区, 连耳机都不用戴, 便能接收到想接收的乐曲, 再也不用担心打扰别人。不会跳舞? 不存在的! 节奏一起, 想跳就跳, 爱怎么跳就怎么跳, 寂静蹦迪, 无声劲舞, 金曲野人迪斯科, 谁人不是响当当的桦林舞者?

七夕会

参横斗转欲三更, 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 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 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公元1093年, 17岁的宋哲宗亲政, 蔡京、章惇之流执掌朝政, 专门和元祐旧臣也就是反对变法的人过不去, 苏轼更成了他们打击迫害的主要对象, 短短五个月之内, 竟然连下五道诏命, 把苏轼的品级一降再降。公元1094年, 苏轼一路颠簸, 被贬到惠州。三年之后, 又被贬到条件更恶劣的昌化军, 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儋州。儋州地处海南岛的西北角, 气候炎热, 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瘴病之地, 向来被中原人士视为鬼门关。而那时候苏轼已经六十岁, 生还机会渺茫, 他不仅落泪, 而且带着棺木出发, 可见其悲壮。

在儋州, 苏轼度过了三个年头的流放生涯。直到公元1100年5月, 宋哲宗病逝, 苏轼才得以遇赦北还。6月20日, 苏轼从琼州渡海北归, 准备返回京城。天气久雨初晴, 云散月出, 苏轼创作了这首《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化用曹植《善哉行》“月没参横, 北斗阑干”, 天上参星和斗星的位置发生变化, 也暗示着人间时局的变化, 世代的更迭。《老子》云:“飘风不终朝, 骤雨不终日”, 再大的风雨, 终过去, 包括我们个人一时间遇到的再大的难关也都会过去。

接下来颌联就“晴”字展开描写: 乌云已散, 明月高悬, “天容海色”澄澈清明。晴朗之空不需要乌云的点缀, 蔽月之乌云终会消散, 海天又回归本来的明净。当阴云消散, 皎洁的月光并没有改变, 在那青天碧海之中, 一轮圆月悬挂在高空, 它不需要什么东西来点缀, 因为乌云是一时的变化, 阴雨也是一时的变化, 而青天碧海的本色永远是澄清的。邪恶势力终究掩盖不了诗人的高洁本色。苏轼有才华、有理想, 仕途虽然十分坎坷, 但依然深受后人的爱戴, 被视作诗人人生的成功榜样, 因为他真正做到了韩愈所讲的“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

本诗前三句写天象的变化, 点明渡海的时间是“夜”, 第四句出现了“海”, 那么五、六两句, 便转入写“海”: “空余鲁叟乘桴意, 粗识轩辕奏乐声”。“鲁叟”指孔

子, 因为孔子是鲁国人, 所以陶渊明《饮酒诗》有“汲汲鲁中叟”之句。孔子曾说“道不行, 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 意思就是我的道在海内无法实行, 那就坐上木筏子漂洋过海, 也许能够实行吧! 苏轼也提出过改革弊政的方案, 但屡受打击, 最终被流放到海南岛。在“饮食不具, 药石无有”的海南岛, 苏轼尽管和黎族人民交朋友, 做了些文化传播的工作; 但作为“罪人”, 又哪里能谈得上“行道”? 如今渡海北归, 回想多年来的坎坎坷坷, 就发出了“空余鲁叟乘桴意”的感慨。意思是, 在内地我和孔子同样是“道不行”, 但孔子想到海外去行道, 却没有成; 我虽然去了, 并且在那里待了好几年, 可是当我离开那儿渡海北归的时候, 又有什么“行道”的实绩值得自慰呢? 只不过空有孔子乘桴行道的想法还留在胸中罢了! “乘桴”一词不仅是用典, 而且还准确表现了作者“渡海”的情景。“轩辕”即黄帝, 《庄子·天运篇》曾对黄帝奏乐有所描述: “北门成问于黄帝曰: ‘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 吾始闻之, 惊闻之怠, 卒闻之而感; 荡荡默默, 乃不自得。’”这里以黄帝奏咸池之乐形容大海波涛之声, 与“乘桴”渡海的情境很合拍。但“粗识”二字又不禁使人联想到苏轼的种种遭遇。那“轩辕奏乐声”, 他是领教过的; 那“始闻之惧, 卒闻之怠, 卒闻之而感”的种种境界, 他是亲身经历、领会颇深的。“粗识”的“粗”, 语带诙谐, 似含自嘲, “粗识”颇近“熟识”之正话反说!

天容海色本澄清

——“千古诗情日日新”之十

张静

尾联“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 “九死”既有“九死一生”之历尽艰险、死里逃生的寓示, 又自然令人联想到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之情感; 那么“兹游”, 就不仅仅指“六月二十日夜”的“渡海”之行, 还应包含自惠州贬至儋州以及“九死南荒”、遇赦北归的全过程, 那么“奇绝”也就不仅指自然景色之美, 还有“奇到极点”之意, 既可形容正面事物, 又可形容反面事物。苏轼在宦海浮沉中, 屡遭贬谪, 在新旧党争中几番被政敌置于死地而后快, 回首这一切他是否真的无恨, 我们已不可知, 但他能将此次贬谪海南视作自己平生最奇绝的经历, 确实彰显出积极旷达的襟抱与人生态度。